

## 安大簡《詩經》初讀札記

駱珍伊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 摘 要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輯裡收錄了《詩經·國風》的內容，本文主要針對書中對簡文的字形隸定與文義解釋，結合其他學者的討論，初步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與意見。

**關鍵詞：**安大簡、詩經、楚文字


### Abstract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Anhui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contains the content of *Poetry of the States* collected in *Shi Jing (Classic of Poetr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iscussions of other schola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different ideas and opinions,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glyphs and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mboo slips in the book.

**Key words:** Anda Bamboo Slips, Classic of Poetry, the writing of Chu

二〇一九年九月，《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輯發布，本輯收錄了《詩經·國風》的內容，竹簡經鑒定後確認年代為戰國早中期，因此簡本《詩經》可以說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抄本，其所擁有的重大價值不言而喻。<sup>1</sup>《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書中對簡文已作隸定與詳細的考釋，<sup>2</sup>學者們也紛紛展開熱烈的討論。筆者在初步閱讀《安大一》後，對原考釋所提出的字形隸定與訓詁解釋兩方面，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故撰此小文逐條記之。



## 一 簡1「君子好𠄎」

此句對應《毛詩·關雎》作「君子好逑」。，原考釋隸定作「𠄎」，認為字从「戈」，「棗」省聲。又謂：

《毛詩》「𠄎」作「逑」，《齊詩》《魯詩》作「仇」《釋文》：「逑，音求。毛云：匹也。本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據簡本作「𠄎（仇）」，可證「仇」為本字，《毛詩》作「逑」乃借字。<sup>3</sup>

珍伊案：字形隸定方面，若根據陳劍的說法，則應改隸為「𠄎」。<sup>4</sup>字形解釋方面，「𠄎」字从戈，是表示與「仇敵」有關的{仇}。<sup>5</sup>然而〈關雎〉「君子好△」的△，不管是毛詩寫作「逑」，還是齊、魯詩寫作「仇」，所要表達的都是「匹配」的意思，言窈窕淑女與君子相匹配，可成為嘉偶。因此不能根據簡本「𠄎」字來證明「仇」為本字而「逑」為借字。「𠄎」、「仇」、「逑」三字音近可通，都用來表示「匹配」義。

## 二 簡4「是刈是𠄎」、簡5「專𠄎我△」

（簡4）、（簡5），原考釋隸定作「穫」。<sup>6</sup>

<sup>1</sup> 參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8月）「前言」說明。以下稱引此書時，簡稱為《安大一》。

<sup>2</sup> 下文所言「原考釋」，皆指此書所作的考釋。








<sup>3</sup> 《安大一》，頁70，註4。

<sup>4</sup>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5月），頁20-38。

<sup>5</sup>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3月），頁66。

<sup>6</sup> 《安大一》，頁72，釋文、註8；頁73，註12。

珍伊案：簡4和簡5所謂的「穫」字，若細審圖版，「佳」旁的左下和「又」旁的左上還有「乚」形筆畫，它們應該是从禾、獲聲的「穫」字異體。若要嚴格隸定的話，這兩個字應當改隸為「穫」。



簡45「籛（舍）頓（拔）則獲（獲）」的「獲」字作，即簡4、5的「穫」字右旁所从。以往楚簡單字「獲」又見於（《清華壹·程寤》簡4）、（《清華壹·皇門》簡9）、（《清華貳·繫年》簡26）和（《清華參·赤鳩》簡1）等等；作為偏旁又見於（《上博九·陳公》簡10「懼」）、（《清華貳·繫年》簡106「懼」）等等。




### 三 簡6「菜＝薺耳」

此句對應《毛詩·卷耳》作「采采卷耳」，原考釋引毛《傳》：「采采，事采之也。」<sup>7</sup>


珍伊案：「采采」，當依《傳箋通釋》解為盛多之貌。<sup>8</sup>

### 四 簡6「不湓廋匱」、簡35「頃匱既之」

簡6一句對應《毛詩·卷耳》「不盈頃筐」；簡35一句對應《毛詩·標有梅》「頃筐堅之」。簡文兩處「頃」字個別寫作（簡6「廋」）和（簡35「匱」）。原考釋對簡6「廋」字的分析為：

「廋」，簡文作，與楚帛書中「」當是同一個字，从「矢」从「血」，「傾」字異體。……「廋」所从的「血」大概是「益」字的簡化。上古音「益」「傾」音近，所以「廋」可以「血（益）」為聲符。<sup>9</sup>

對簡35「匱」字的分析則是：





《詩·召南·標有梅》「頃筐堅之」，簡本「頃」作，可隸作「匱」，


<sup>7</sup> 《安大一》，頁74，註1。

<sup>8</sup>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3月），頁41。《詩經》「采」字的用法，參季旭昇：《王風·采葛》古義新證，《詩經古義新證》（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6月），頁282-287。




<sup>9</sup> 《安大一》，頁74-75，註2。








从「𠂔」，「血（益）」聲；「𩺰」亦可能是「𩺰」字之誤寫。<sup>10</sup>

珍伊案：徐在國認為兩字的「血」旁實為「益」聲，然其所引朱德熙證「血」、「益」相通之例，皆為兩漢以後文字。論字形，戰國楚簡「益」字作（《包山》簡 105）、（《包山》簡 117）、（《包山》簡 146）和（《清華陸·子儀》簡 1）等等，上部皆有「八」形。「益」字是否能省掉這個「八」形部件逕作「血」形，實有待商榷。論聲韻，「益」為影母錫部字，「頃」為溪母耕部字，兩字聲韻皆不同，讀音並不密切。

從簡 35 的「頃」字寫作來看，字形从𠂔、皿，不从「血」。這條線索提供我們另一條思路：疑簡 35 的「𩺰」字是「从𠂔、皿聲」之字；而簡 6 的「𩺰」字則是「从𠂔、血（𩺰）聲」之字，「𩺰」並不是「𩺰」的誤寫。

關於「血」與「𩺰」的關係，裘錫圭認為卜辭中的「血」，可作「血」的表意字，也可作「𩺰」的表意字，「血」字應有二讀。<sup>11</sup>皿，明母陽部字；𩺰，曉母陽部字；頃，溪母耕部字。曉母與溪母皆為牙喉音；明母與牙喉音關係亦近。如《毛詩》「左右芼之」的「芼」，《安大一》作「教」，古音「教」屬見母宵部，「芼」屬明母宵部。至於耕部與陽部相通之例，見《古音學發微》頁 1073；<sup>12</sup>又如《清華柒·越公其事》簡 3「丁孤之世」，「丁」字讀為「當」。

補記：孫合肥又提出與《清華捌·邦家處位》簡 1 的和簡 7 的字同形。<sup>13</sup>

珍伊案：此說不可從。字底下一橫筆甚長，以至於看起來像是左邊偏旁的末筆，但是仔細審查的話，可以發現這一橫筆與右邊「血」旁的筆畫是緊密相連寫成的，筆畫不能拆分。而且，左邊「大」形部件與橫筆的距離甚遠，與「立」字作（《清華捌·邦家處位》簡 3）「大」與「一」筆畫緊密相連亦不相同。此外，《安大一》簡 59「𩺰（夏）屋𩺰＝（渠渠）」的「𩺰」字作，右邊「巨」旁的末橫筆也是寫得很長，跨到左邊「尸」旁的下方去了。據此，字从「𠂔」（寫成「大」形），與《清華捌》从「立」的、不同偏旁。


<sup>10</sup> 《安大一》，頁 74-75，註 2。


<sup>11</sup> 裘錫圭：〈釋殷虛卜辭中的「𩺰」「𩺰」等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頁 394-395。

<sup>12</sup>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 2 月），頁 1073。


<sup>13</sup> 安大簡《詩經》讀書班：〈安大簡《詩經》討論紀要（2019 年 9 月 30 日）〉，簡帛研究網（<http://wxs.swu.edu.cn/s/wxs/index52/20191005/3786045.html>）。







## 五 簡9「葛藟𦰩之」

此句對應《毛詩·樛木》作「葛藟縈之」。，原考釋隸作「縈」，並引《儀禮·士喪禮》「幘目用緇」，鄭注：「幘，讀若《詩》云『葛藟縈之』之縈。」將「縈」字讀為「縈」。<sup>14</sup>

珍伊案：近日新出嬭加編鐘銘文有一句「𦰩公早陟，余𦰩（保）其疆鄙，行𦰩曾邦」，原考釋把𦰩隸作「相」，<sup>15</sup>然此字右旁不从目，其說當非。𦰩應即楚簡常見的「冥」字，只是把上下結構寫成左右結構而已。「行冥曾邦」的「冥」可讀為「營」，「經營」之義；「行」則可理解為動詞「前往」或是「行動」，或是副詞「正、方將」之義。「冥」和「營」皆為耕部字，聲紐明母和影母關係也密切，如「蠻」「彎」同从「縈」聲；《安大簡》「冥」字今本《毛詩》作「縈」亦是一例。

## 六 簡13「公侯好𦰩」

此句對應《毛詩·兔置》作「公侯好仇」。，原考釋隸定作「𦰩」，認為是「仇」字異體。其釋字見《關雎》注，其釋義則引鄭《箋》「怨耦曰仇」為說。<sup>16</sup>

珍伊案：此字應改隸為「𦰩」，參上文第一條「君子好𦰩」。字即字省略左上「卜」形筆畫的寫法。此一現象可參看「萋」字，楚簡「萋」字一般寫作（《清華壹·楚居》簡3）、（《清華貳·繫年》簡24）和（《清華參·赤鳩》簡2）等等，而《安大一》簡4的「萋」字寫作，省略了「卜」形。<sup>17</sup>簡文「𦰩」與毛詩「仇」，都是用來表達「匹配」的意思，不當引鄭箋「怨耦曰仇」為說。

## 七 簡14、15「專言」

簡13-15〈芣苢〉篇的「專言」，對應《毛詩》皆作「薄言」。原考釋的解釋引毛《傳》曰：「辭也。」

珍伊案：簡文「專」字與今本「薄」字，都應讀為「迫」。專，敷母魚部字；

<sup>14</sup> 《安大一》，頁77，註7。

<sup>15</sup> 郭長江等：〈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頁10釋文、頁14說解。

<sup>16</sup> 《安大一》，頁70，註4。

<sup>17</sup> 參《安大一》，頁72，註3原考釋所論。

薄，並母鐸部字；迫，幫母鐸部字，三者音近可通。「薄言」，即「迫而」，猶口語「趕快地」。<sup>18</sup>

## 八 簡14「專言𠂔之」

𠂔，原考釋隸定作「捋」。<sup>19</sup>

珍伊案：此字左邊尚有「人」旁，照字形嚴格隸定的話，當隸作「𠂔」。

## 九 簡34「迺既之」

此句對應《毛詩·標有梅》作「頃筐𡇗之」。「既」字的解釋，原考釋提出：

毛傳：「𡇗，取也。」林義光云：「『𡇗』讀為『既』，《廣雅》云：『既，盡也。』梅熟而落，喻女子年盛而可以嫁。『其實七兮』言在樹者七也，二章則在樹者三，三章則盡在筐內矣。」《玉篇》引作「概」。「𡇗」「概」皆應讀「既」。<sup>20</sup>

珍伊案：「迺」字參前文第四條。原考釋贊成林義光之說，認為「𡇗」「概」皆應讀「既」。但是林義光把「既」訓為「盡也」，又把「頃筐既之」語譯為「盡在筐內矣」，實有不妥。「既」一般是表示動作或事情完成、終了之義，故訓為「盡也」可能也是「完成」之義。把「既之」語譯為「盡在筐內」，是把「盡」理解為範圍副詞「全、都」的意思，義稍有隔。再者，「既」字後面有代名詞「之」，用以代稱「梅」，因此「𡇗」還是應該理解為動詞較好，毛傳謂「𡇗，取也」並不誤。

## 十 簡44「公之𡇗子」

此句對應《毛詩·駟鐵》作「公之媚子」。原考釋認為簡本「𡇗」應讀為今

<sup>18</sup> 參聞一多：〈匡齋尺牘·芣苢〉《聞一多全集·三》（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頁206-207。

余培林：《詩經正詁》（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10月），頁17，註3。

<sup>19</sup> 《安大一》，頁80釋文。

<sup>20</sup> 《安大一》，頁92，註4。

本的「媚」：

上古音「敼」屬明紐微部，「媚」屬明紐脂部，音近可通。古文字中「敼」字有讀作「媚」者，如《九店》簡五六·一三上「建於唇……敼於卯」中之「敼」，秦簡《日書》甲種作「媚」。<sup>21</sup>

珍伊案：原考釋所提出的例證，實為兩個不同系的文字，用字自然有別。若照楚系文字用字習慣，簡本「敼」字讀為「美」即可，<sup>22</sup>不必通讀為「媚」。今本作「媚」為假借字；簡本「敼」雖亦為「美」的借字（字形从支，不从女），然仍符合楚文字用字習慣。

「美子」一詞，見於楚地文獻《楚辭·少司命》「夫人自有兮美子」，即「美好的子孫／兒女」之義。《毛詩》雖寫作「媚子」，亦應理解為「美子」之義。毛《傳》訓為「能以道媚於上下者」，甚是不通；鄭箋申之為「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正義》將「媚」訓為「愛也」，謂「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皆因襲舊誤。<sup>23</sup>

今本《大雅·思齊》「思媚周姜」；《周頌·載芟》「思媚其婦」，這兩句「媚」字也都應釋為形容詞「美」，而非動詞「愛」。對於這兩句詩文的訓解，馬瑞辰之說已得此義：

（〈思齊〉「思媚周姜」）《廣雅》：「媚，好也。」媚古訓為好，皆言其德之美，不必如《傳》訓愛。兩思字皆語詞，鄭訓為常思，失之。<sup>24</sup>

（〈載芟〉「思媚其婦」）今按《小爾雅》：「媚，美也。」《說文》：「媿，順也。讀若媚。」《廣雅》：「媚，好也。」盛與美義近。「思媚其婦」亦形容美盛之詞。思，語詞，猶言有也。<sup>25</sup>

其說是也。今以《毛詩·駉鐵》「媚子」《安大簡》作「敼（美）子」證之，「思媚周姜」、「思媚其婦」之「媚」以釋讀作「美」為是。

<sup>21</sup> 《安大一》，頁101，註3。

<sup>22</sup> 禰健聰：《戰國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研究》，頁213。

<sup>23</sup> 毛傳、鄭箋、孔疏之說皆見《毛詩註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頁235。

<sup>24</sup>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832。

<sup>25</sup>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頁1104。

## 十一 簡47「駟騶是𠂔」、簡92「丁之方𠂔」

簡47的𠂔和簡92的𠂔，原考釋都把字形隸定為「申」，再括號讀為「中」。<sup>26</sup>

珍伊案：這兩字都不从「𠂔」，字形與从「𠂔」的「申」字作𠂔（簡3）、𠂔（簡86）有別。字形表將兩字列於「中」字下，<sup>27</sup>是也；釋文隸定作「申」，非也。它們本身就是「中」字，不當隸作「申」再括號為「中」。

## 十二 簡47「駟𠂔是參」

此句對應《毛詩·小戎》作「駟騶是驂」。𠂔，原考釋隸定作「駟」，右旁从「𠂔」省，其認為：

「駟」，从「馬」，「𠂔（麗）」聲。「麗」古文字作「𠂔」（童麗君匡）或「𠂔」形（陳麗子戈，《集成》11082），《說文》古文作「𠂔」，篆文作「𠂔」，皆為省形。<sup>28</sup>

珍伊案：「𠂔」字本从二「元」，以二人會伉儷之意。「麗」字則本象具有大角的鹿，後來大角部分才被改為「𠂔」聲。<sup>29</sup>因此金文𠂔、《說文》古文𠂔和篆文𠂔，都不能視為「麗」的「省形」。

從字形來看，𠂔寫作从馬、从元，隸定當作「駟」，與今本「騶」字對應，或許有幾種可能：一、簡本書手省寫「𠂔」旁。然而从二「元」的「𠂔」字能否逕省為一個「元」寫作「𠂔」，不無可疑，畢竟單個「元」已無法表示相「儷」之義。楚簡有個看似省寫為「𠂔」的「琴」字，寫作𠂔（《郭店·性自命出》簡24），然郭永秉提出它也可能是从「𠂔」、金聲，為器物「禁」所造的本字。<sup>30</sup>而楚簡中的「𠂔」、「麗」、「瑟」等字則似未見省寫為單個「𠂔」者。以往所見竹簡也有「騶」字，寫作𠂔（《新蔡·乙三》簡21）、𠂔（《清華貳·繫年》簡31）等等，亦不省。

<sup>26</sup> 《安大一》，頁103釋文、頁106註22；頁134釋文、註1。

<sup>27</sup> 《安大一》，頁207，字形表018號。

<sup>28</sup> 《安大一》，頁206，註23。


<sup>29</sup> 參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9月），頁746-747；郭永秉：〈補說「麗」、「瑟」的會通〉，《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8月），頁14-30。

<sup>30</sup> 郭永秉：〈補說「麗」、「瑟」的會通〉，《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頁23。

二、《毛詩》「駟驪」之「駟」，《阜陽》S124 寫作「驛」，胡平生認為：「《阜詩》或有異義，今已不可考知。」<sup>31</sup>由此推測，或許不同版本的《詩》，所記寫的馬匹也不一樣。因此疑《安大一》此「駟」字當讀為「驪」，即《大雅·大明》「駟驪彭彭」之「驪」。毛《傳》：「駟馬白腹曰驪。」與《毛詩》作「驪」不同。傳抄古文中有寫作「𠂔」之字，為「元」之繁體，<sup>32</sup>今本《毛詩》寫作「驪」，許是由「元」之繁體「𠂔」演變而來。但目前除了傳抄古文，似未見到「元」字寫作「𠂔」者。



三、「元」為疑母元部字；「麗」為來母支部字，然古文字「麗」字可假借為歌部的「離」字。郭永秉認為「麗」、「元」兩字韻部歌元對轉；聲母關係也密切。<sup>33</sup>若此，則簡本从「元」聲的「駟」，與今本《毛詩》从「麗」聲的「驪」為通假關係。





### 十三 簡55「𦍋皮曆風」



此句對應《毛詩·晨風》作「𦍋彼晨風」。，原考釋隸定作「窵」。

珍伊案：此字中間的「女」旁多了一筆，也是筆畫稍有錯訛的現象。

### 十四 簡84「泛皮白舟」

此二句對應《毛詩·柏舟》皆作「汎彼柏舟」。第一章「泛」字作，第二章「泛」字作，原考釋認為：

「泛」，本詩兩見，第二章字形清晰，作「」，戰國文字首見。……「乏」，戰國文字或作「」（《清華伍·命訓》簡 8）、「」（中山王響方壺，《集成》9735）、「」（《貨系》2649），均與簡本「泛」所从「乏」小異。<sup>34</sup>

珍伊案：以往發布的楚簡材料中就有「乏」字，見於《清華壹·程寤》簡 7，寫作，與《安大一》右旁的寫法完全相同，並無小異。


<sup>31</sup> 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5 月），頁 79。









<sup>32</sup> 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 年 6 月），頁 704。







<sup>33</sup> 郭永秉：〈補說「麗」、「瑟」的會通〉，《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頁 21。




<sup>34</sup> 《安大一》，頁 126，註 1。

## 十五 簡88「𡗗頗女云」


此句對應《毛詩·君子偕老》作「鬢髮如雲」。，原考釋隸定作「軫」，認為簡本「軫」借作「參」，而「參」字《說文》以為「鬢」的本字。<sup>35</sup>




珍伊案：「軫」字楚簡或作（《郭店·五行》簡43）、（《上博四·曹沫》簡63），右旁皆與不相近。此字右旁的，更近於楚簡的「女」旁。楚簡「女」旁一般寫作形，但也有寫成形者，如（《上博七·凡物》甲本簡3）、（《上博七·凡物》乙本簡3）即是。「女」為初母微部字；「參、軫」為照母真部字，音近可通。

然而，楚簡中寫作形者，除了「女」旁以外，還有「升」旁。雖然楚簡「升」字未見寫成形者，然比照「女」旁的演變，「升」寫作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西周金文「升」字就寫作（集成4194），戰國金文也有寫作（集成9978）和（集成9707）等形者。<sup>36</sup>「升」為審母蒸部字，「參、軫」為照母真部字，聲母皆為正齒音，韻部真與蒸的關係，李存智提出《釋名·釋州國》「甸，乘也」，即以「甸」（定母真部）和「乘」（神母蒸部）為聲訓。<sup>37</sup>

《安大一》有「廷」字，右旁或寫成「參」形作（簡79），或寫成「升」形作，<sup>38</sup>即與形的寫法完全相同，只是少了短橫飾筆。

## 十六 簡90「頗盂可」

此句對應《毛詩·桑中》作「美孟姜矣」。，原考釋隸定作「湯」。<sup>39</sup>

珍伊案：字（下圖標示為△）墨跡有所殘損，故左旁筆畫不是很清楚。但是從紅外線圖來看，字形作，<sup>40</sup>與左右以及其他从「水」之字比對之後，還是可以看出△的左旁明顯不从「水」，而是从「邑」。字形當摹寫作，隸定作「鄔」或「湯」。以下為比照圖：

<sup>35</sup> 《安大一》，頁130，註7。

<sup>36</sup>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10月），頁1988。

<sup>37</sup> 李存智：〈音韻層次與韻部分合——以之脂支分合及相關音韻現象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31期（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9年12月），頁77-78。

<sup>38</sup> 《安大一》，頁220，字形表118號。

<sup>39</sup> 《安大一》，頁132，釋文與註4。

<sup>40</sup> 《安大一》，頁285，字形表581號。



## 十七 簡104「白石𪔐=」

此句對應《毛詩·揚之水》作「白石鑿鑿」。**𪔐**，原考釋隸定作「𪔐」，認為右旁的「𪔐」與《九店》簡 56.27（用為「鑿」）同；字形表提出或隸作「𪔐」。<sup>41</sup>蘇建洲認為字形左上的**𪔐**，即《侯馬盟書》「鑿」字作**𪔐**的**𪔐**或**𪔐**，象鑿具之形；又舉《上博一·性情》簡 27 的**𪔐**和《上博三·周易》簡 33 的**𪔐**為例，說「辛、辛」的形體可以演變為**𪔐**形。<sup>42</sup>

珍伊案：**𪔐**字今本作「鑿」，其主要音義部件就是「𪔐」，即右旁所从的**𪔐**。如原考釋所言，《九店》56.27 的「𪔐」字作**𪔐**（**𪔐**）<sup>43</sup>，與**𪔐**完全同形，而且就讀為「鑿」。至於左旁所从的**𪔐**，字形表或認為是「周」，但是楚簡「周」字一般寫作**𪔐**（《上博七·吳命》簡 8）、**𪔐**（《清華參·琴舞》簡 1），上下皆沒有橫筆封口。蘇建洲認為是「辛、辛」部件，但所舉《侯馬盟書》為晉系文字，楚簡「鑿」字應是用「𪔐」字來表示，且其所舉楚簡**𪔐**、**𪔐**之字也未見有與「口」部件相組合者。頗疑**𪔐**旁實為楚簡常見的「𪔐」字，字形可參看**𪔐**（《清華壹·程寤》簡 2）、**𪔐**（《清華壹·楚居》簡 3）等等。

**𪔐**應該是在「𪔐（鑿）」字左旁加「𪔐（巫）」作為疊加的聲符。楚簡中「舒」字異體寫作「𪔐」，亦从「巫」聲。「舒」為齒音魚部字；「鑿」為齒音宵部字。古文字中，宵部字疊加魚部字作為偏旁者，如「𪔐」（宵部）字从「呂」（魚部）聲、「刀」（宵部）字或加「𪔐」（魚部）聲寫作「𪔐」等等。<sup>44</sup>

<sup>41</sup> 《安大一》，頁 141，註 1；頁 302，字形表 702 號。

<sup>42</sup> 簡帛論壇：〈安大簡《詩經》初讀〉56 樓「海天遊蹤」發言，簡帛網「簡帛論壇」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9&extra=&page=6>），2019 年 9 年 26。

<sup>43</sup> 摹圖取自滕王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1161。

<sup>44</sup>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753-754。更多魚部與宵部相通之例，可參董珊：〈吳王者役虐劍銘考〉，復旦網（[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928#\\_ednref3](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928#_ednref3)），2009 年 10 年 2 月。

## 十八 簡55「弗斂弗迨」

此句對應《毛詩·山有樞》作「弗曳弗婁」。「迨」字，原考釋認為：

毛傳：「婁亦曳也。」……「迨」，亦見於《上博五·鮑》簡二，《玉篇》引作「摟」，阜陽漢簡作「溜」。上古音「迨」屬見紐侯部，「婁」屬來紐侯部，音近可通。<sup>45</sup>

珍伊案：《毛詩》的「婁」字訓為「曳」，具體指什麼動作，值得探討。字典辭書在「婁」字作為「曳」一義底下，所收的例子只有《毛詩·山有樞》「弗曳弗婁」一條。《漢語大詞典》置此一例於「牽，曳」義底下。毛《傳》將「婁」字訓為「曳也」，可能也是據上文「曳」字推敲而來。《正義》說解《毛詩》的「婁」字時，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一事。」言語簡奧，不知其所謂「行必曳之」究竟指何具體動作。歷來注說或以「婁」為形容詞「弊壞」之義，或以為動詞「拖曳」之義，或以為動詞「拉扯」之義，《詩經詞典》釋為「拉；繫。指穿衣服。」<sup>46</sup>似都未得確詁。

詩文中除了「弗曳弗婁」之外，還有「弗馳弗驅」、「弗洒弗掃」、「弗鼓弗考」，在這類「弗A弗B」的句式中，A與B義近而不完全同義。孔穎達《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范處義《補傳》曰：「以水曰洒，以帚曰掃。」都是類似的例子。因此，「婁」所要表示的，也應該是與「曳（衣裳）」相近而不完全相同的意思。

傳世文獻中有「摳衣」一詞，文例為：

毋踐履，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禮記·曲禮》）

將即席，容毋忤。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禮記·曲禮》）

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大戴禮記·主言》）

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

（《管子·弟子職》）

古人要即席而坐或離席而退時，都會有兩手「摳衣」這一動作。《說文·卷十二·

<sup>45</sup> 頁142，註4。

<sup>46</sup> 向熹：《詩經詞典（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6月），頁316。

手部》曰：「摳，綯也，一曰摳衣。」段注解釋說：「〈曲禮〉曰：『摳衣趨隅』。摳，提也。衣，裳也。」《廣韻·平聲·虞韻》：「摳，褰裳也。」「衣」可兼言「衣」和「裳」，《白虎通·卷八·衣裳》曰：「《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衣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








《毛傳》「婁，亦曳也。」《鄭箋》「馬云：牽也。」此處「牽」當同「褰」，「提也」之義，「摳衣」和「褰裳」可能是同類的動作。根據這些材料來看，《毛詩·山有樞》的「婁（衣裳）」與《禮記》、《管子》的「摳衣」所要表達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就是即席或離席時「摳衣」這一動作。《毛詩》的「婁」字（異文：《玉篇》作「摳」，阜陽漢簡作「溜」）；《禮記》、《管子》的「摳」字；《安大一》的「迺」字，諸字皆音近可通。

## 十九 簡106「溼又𦔻」

此句對應《毛詩·山有樞》作「隰有杻」。𦔻，原考釋隸定作「邇」，認為：

「邇」，从「辵」，「𦔻」聲。《說文·頁部》：「𦔻，面和也。从頁，从肉。讀若柔。」上古音「杻」屬透紐幽部，「柔」屬日紐幽部，音近可通。<sup>47</sup>

珍伊案：由於簡面破損，此字右上筆畫有所殘缺。但從紅外線圖來看，字形作𦔻。<sup>48</sup>與楚簡其他「𦔻」字比對來看：

 安大一·山有樞 106 (△)	 清華壹·程寤 8 (𦔻)	 清華壹·皇門 13 (𦔻)	 清華參·說下 2 (𦔻)
	 清華捌·攝命 31 (𦔻)	 上博五·季庚子 1 (𦔻)	 包山 180 (𦔻)

可以發現楚簡「𦔻」字的「肉」旁幾乎都寫在「頁」的左邊、偏下的位置，「頁」旁也不省為「頁」。《清華陸》齊國文獻〈管仲〉簡 13 也有「𦔻」字作𦔻，「肉」旁也沒有寫到「頁」的左上方去。仔細查看，可以發現△的「肉」旁右上多出一

<sup>47</sup> 《安大一》，頁 143，註 8。

<sup>48</sup> 《安大一》，頁 219，字形表 112 號。

橫筆，而且那並不是「百」的筆畫。筆者最初把△視為从「疒」、「道」聲，並把「百」字右上的殘筆視為「百」的筆畫，表示「首」的毛髮，然而在「首」之上感覺還有其他殘餘的筆畫。郭理遠認為：

此字「肉」旁之右、「首」旁上部尚有一橫筆，橫筆的末端應該還有殘去的筆畫，據字形特點及讀音，此字似為「邈」字之譌寫，所殘部分當是「糸」，可參郭店簡相關字形。書寫者大概誤認象獸尾的「𠂔」形為「首」，或者有意將其寫成「首」兼起表音作用。<sup>49</sup>

其認為△字从「𠂔」（𠂔之初文<sup>50</sup>）、右上所殘部分當是「糸」，這些說法都是可信的。但△字右邊所从的「首」，未必是書手誤認獸尾的「𠂔」形而譌寫。此字應該是個从「𠂔」、「道」為聲符的兩聲字，可讀為今本的「𠂔」。以「𠂔」為聲符的「𠂔」屬澄母幽部字；「道」為定母幽部字；「𠂔」的聲符「丑」為徹母幽部字，「𠂔」、「道」、「𠂔」三者音近可通。△字當摹寫作𠂔，隸定作「邈」。以下為比照圖：



以上是筆者初步閱讀安大簡《詩經》時，對文字與訓釋的一些看法。

#### 附記：

本文蒙郭理遠兄審閱指正，特此致謝。

<sup>49</sup> 簡帛論壇：〈安大簡《詩經》初讀〉64樓「斯行之」發言（<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9&extra=&page=6>），2019年9月26日。

<sup>50</sup> 參季旭昇：《說文新證》，頁886。